

# 贛州、興國、井岡山之旅 陳 廣

## (一)

贛州位於江西省南部，五嶺山脈的大庾嶺北麓的平原上。也是處在從西邊流過來的章江，以及東邊流過來的貢江匯合的地方，兩條江水匯集後成為贛江，從這裡北上流入鄱陽湖，再流入長江，然後向東流進黃海。贛州就在這個 Y 形三角地帶的南部地區。實際上，贛州市的面積只有三平方公里。那裡是贛州的行政、經濟中心。但包括周邊的贛縣及其他幾個縣。

在漢代時原稱為虔州，是沒有加反文的，後來改名為虔州。可是當時連年都有戰亂發生，人們怪責改名為虔州不好，因虔字包含有虎字的頭部，虎是兇猛無比的野獸，所以經常有暴亂發生，大家都認為不吉利。最後決定，將虔字的頭部去掉，保留了下部的文字，即是將反文字加在貢字的頭上，即是變成了贛字，而一直沿用到目前。

贛州在我國的歷史上，曾經有不少歷史名人居住過。尤其是宋代的辛棄疾，他原是北方的山東人，能文能武，且有一批子弟兵，當時的金人逼迫北宋，往南退縮到江南一帶，辛棄疾無奈只好率領部下，到達贛州，他原意可以振興北宋的勢力，重新揚威北宋的霸業。可是，事與願違，卻受到贛州當地原有勢力的排斥，僅讓辛氏作為一個里弄的小小官吏。所以辛棄疾只好囿於形勢所逼，鬱鬱不樂，無奈而疾。名人蘇東坡亦曾貶官到贛州，後來離開贛州，即又繼續被貶去廣東惠州，仍是被排斥。柳宗元亦是被貶去廣西柳州，接着又被調去贛州。但是，柳宗元卻從柳州帶去不少柳州籍的部屬官員，及他們的家屬等人。那些外地人，在贛州便很自然地，變成了一個獨特的群體，他們的生活和語言，都跟當地的客家人完全不同。千多年來，便留下了贛州市區的百姓，說的話是跟柳州相似的“官話”。而離開市區的郊區和整個所屬幾個縣，那些百姓卻操江西的客家話。還有，朱熹，曾鞏等人亦曾到贛州生活過。

南宋末年的文天祥，亦曾轉戰到過贛州。1939 年至 1944 年，抗日戰爭期間，蔣經國亦曾在贛州任專員。在那期間，蔣經國親自培訓了一批三青團骨幹，這些人便是後來被稱為的“少壯派”，亦奠定了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，更是他到台灣後，能接他父親蔣介石的班，登上總統寶座的基石。蔣經國亦曾在贛州，留下香艷而又遺憾的回憶！蔣經國能有開放的思想，敢於解除蔣介石留下的黨禁，進而推行建設台灣的措施，應該說，跟他在蘇聯（1925 年 10 月至 1937 年 3 月）期間，目睹耳聞有絕大的影響。

贛州自古以來，一直是江西省南部的政治，經濟，文化中心。尤其在經濟上有水道的利便，對農業有很大的幫助。但是，自粵漢鐵路建設成功通車後，對我國的南北交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可是，對江西省來說，尤其是贛州便成了一個背角，變成了偏僻的地區。將近百年來，贛州一直停留在農業的靜止狀態，工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，處在落後的水平。所以贛州直到上世紀末，京九鐵路通車，還有贛粵高速公路建設成功，經濟才開始起步。但是，比起廣州來說，卻要相差一段很大的距離。不過，贛南卻是中共起家的搖籃，尤其是井岡山和瑞金一帶，更是中共 1927 年，南昌起義後的革命根據地。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，便是在贛州東部不到 80 公里的于都，開始渡過貢江然後向西，在五嶺和湘江一帶轉戰，最後到達陝北。

## (二)

江西興國縣是在贛州的北邊偏東，有高速公路可達，約 45 分鐘車程，京九鐵路亦經

過該地。縣城地區的地勢平坦，周圍卻是高山，很像一個大盆地。那裡都是以農業為主，其他工業欠缺。街道是從中心分爲五條向外放射出去。平常時分，街道上的行人不多，早晚多一些，偶爾能見到幾輛小汽車，載貨車則不時有出現。

我們高齡教工會有會員捐贈資金 10 萬元，在縣的東北邊沿的龍潭地區崇賢鄉，是畚族人民散居的地方。畚族是我國的少數民族，人口不多，往昔只好退居到偏遠的山裡，零散地分佈在高大的山嶺背後，生活非常困苦，可耕地又沒有，交通更是很不方便，要翻山越嶺才能到平地的市集，購買一些日常用品。往往在一年或幾年內，徒步走上百多里的山間小道，才能出來一次。他們是非常困苦的民族，解放後的 50 多年來，他們的生活雖然改變了，但是並沒有得到更多的改善，主要是由於天然的客觀條件所限，所以一切還是原來窮困的模樣。直到幾年前，中央施行九年免費普及化教育，從前在龍潭鄉連一所像樣兒的小學校都沒有，那裡是用簡陋的草棚搭蓋起來的幾間教室，若有狂風暴雨，確實是經不起那樣的摧殘。我們高齡教工會同人慷慨捐出的 10 萬元，作爲建校費用，於 2007 年初動工，九月初完工。建成了兩層共有六個教室的鋼筋混凝土樓房，爲一所完整的中心小學校，可爲臨近四個村子，約有 100 多位小朋友前去學習。總算是解決了當地最基本的學習環境。其實建校的費用，還包括了當地政府增加撥出的 15 萬元。

正是由於香港高齡教工會的義舉，促使縣裡再撥出 400 萬元，從高山下的平地開始，特地建造了一條盤山而過的標準單行汽車路。從遠處望過去，那條劈山而建的公路，逶迤地擺在山頭下面，好像一條巨龍飛舞到一個比較矮的山坳，再翻過去的半山，一處比較平整的山腰平地，學校就建在那裡。多不容易啊！以 10 萬元之款項，撥動了政府能下如此大的決心，爲畚族人民做了一件好事。

我們 18 位高齡的會友，於 9 月 15 日，乘中型小巴到達時，當地的鄉長，縣的教育局長率領全校的師生，有穿着整齊的紅色小軍樂隊服裝的小朋友，敲打着洋鼓吹奏着歡迎的喇叭和樂曲，還有不少鄉親們，熱情迎接我們的到來。由於時間已是上午 10 點多了，隨即舉行落成剪綵儀式。在當地的領導人及捐助人的講話後，大家參觀建成的校舍。應該說，這所學校僅僅是有了課室，除外的教師辦公室，住宿和煮食的房子還沒有；孩子們的體育場地，也僅是剛填平起來小面積的平地，什麼藍球架等等亦有待去添置，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所初具規模的小學，來日還有待慢慢去充實。

會上，我們的會友還準備了一部分練習簿，圓珠筆等的文具，作爲贈送給小朋友的禮物。另外，有一位會友——梁崇凱老師，捐贈壹萬元作爲建圖書室用。

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唯有教育才能改變山區落後的面貌，也才能改變少數民族的生活，和其他根本的狀況！

### (三)

興國縣是一個很有名的“將軍縣”。因爲那裡是中共井岡山時期，首先擴展的地區，當地參加紅軍軍隊的人非常多，在中共幾十年的鬥爭過程中，這些人都是軍隊的骨幹。當 1955 年，解放軍第一次頒授軍銜時，有兩位上將即是蕭華和陳奇涵，都是興國縣人。另外還有 50 多位中將和少將。所以，後來人們便把興國縣稱爲“將軍縣”。

縣裡建有“紅軍紀念館”和一些當時蘇區的模範紀念設施，尤其介紹了諸多將軍的事跡。但是，這些紀念事蹟等，全部參觀完之後，有些人是重複的且有些又有點規格化，只不過是大同小異而已，這可能是宣傳的手法。不過，總的來說，這些先烈們的犧牲，他們的鮮血確實是染紅了共和國的旗幟！他們很多是在二萬五千里長征前後，尤其是在

長征時湘贛邊境，以及五次反圍剿過程中，獻出了年輕的生命，不少人只有十七、八歲。他們來到人間，生前是受到舊社會的欺壓，參加中共的革命鬥爭，又被國民黨強大的武裝力量所鎮壓，卒之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。他們爲了什麼？爲了自己看不見的前途嗎？還是爲了千百萬受苦的工農大眾？貢獻了自己的白骨，堆砌成了共和國的塔基，這不正是“一將成名萬骨枯”嗎？可是，共和國建成後的八、九十年代，多少坐享其成的高官、大人物，卻在爭名奪利，貪污幾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的國家財物，好像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之徒。更有些人將貪污的款項，挾帶着逃跑到外國去享受。這些可恥的行徑，又怎能跟那些先烈們捐獻出自己的生命相比？這些腐敗的高官們，能愧對得起先烈嗎？這些無恥之徒，踐踏着先烈們的白骨堆成的塔，爬到了頂尖，在先烈們流盡的血河中荒淫無度，極盡作樂。可這些人卻又是頂着共產黨人的神聖光環。而他們的良知何在？能知羞恥嗎？

#### (四)

我們轉去“井岡山”革命聖地參觀。

井岡山是在湖南省跟江西省之間，羅霄山脉南段的一組群山。它西隣湖南省的炎陵縣，是屬於江西省的吉安市管轄，因是革命聖地——國家級的旅遊重點區域，又成立爲井岡山市。

朱德，周恩來，陳毅及葉挺等人，於1927年的8月1日，在南昌起義後，由於只有北伐軍的一個軍，兵力單薄，起義後原想回廣東尋找革命的力量，可是當到達韓江的三河壩，卻遭遇到廣東軍閥陳炯明的阻擊，這一仗差點兒全軍覆沒。朱德只好帶領殘餘部隊回師湖南，跟毛澤東的“秋收起義”部隊，在井岡山會師。後來便成爲“革命根據地”，並向贛南全力發展勢力。由於那一帶的“老表”都很窮，對發展革命勢力非常有利，不到二、三的時間，共產黨的勢力得到神速的發展。由於當時中共的策略是在城市搞工人運動，後來十轉爲“農村包圍城市”。事實證明，這改變後的策略非常成功，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反方面，卻使得蔣介石嚇破了胆，組織了五次圍剿共產黨，前後共動用了50多萬的兵力，分多路向江西的南部圍攻，企圖扼殺共產黨人於搖籃之中。雖然中共經過多次的“反圍剿”作戰，畢竟不如蔣介石的勢力，寡不敵眾。最後，被迫撤出井岡山一帶的根據地，目的是跳出國民黨的大包圍，於是乎向西，轉戰於湖南和五嶺山脈一帶，當到達貴州省的遵義，毛澤東重新掌權，才扭轉劣勢。決定北上經草地，過四川西北部的雪山，最後到達陝北，這才奠定中共及八路軍的根基，進而跳出太行山，打開華北大平原的淪陷區，直接跟日本鬼子展開戰鬥，亦從而壯大了八路軍。以致後來的中原大戰，在三大戰役中，終於消滅了國民黨的400萬新式裝備的正規軍。最後建立了共和國。

毛澤東在五次反圍剿戰爭中，曾作有一首詞：西江月 井岡山 1928年秋

山下旌旗在望，山頭鼓角相聞。敵軍圍困萬千重，我自巋然不動。

早已森嚴壁壘，更加眾志成城。黃洋界上砲聲隆，報道敵人逍遁。

當時，攻打井岡山的敵人，是江西和湖南兩省的地方軍隊。井岡山地區的山勢高聳，最高的有海拔1400多米。山與山的距離非常近。山脚下僅有小道和溪流。山勢又陡峭險峻。由於地處溫帶，天氣異常潮濕，常年大霧迷漫。雖然有時晴天，很快又被大霧罩上。山上則很少平地，道路很狹窄。所以，形成了易守難攻的險要地帶。但同時又存在有一個生活在山上很困難的局面，若要長期居留山上，那根本是不可能。即是說山裡頭沒有可耕種糧食的土地，必須到山外的平地市集去購買糧食，才可以在山區作爲根據地。

所以，後來中共便向贛南發展，逐步的連成了一大片，接着又向閩、粵、贛邊區擴展，紅色的政權便愈來愈大。

當時湘軍攻打井岡山，就在西北部的黃洋界山口，紅軍用繳獲來的迫擊砲及僅有的三發砲彈還擊，第一發沒有打响，第二發又打不响，第三發打响了，山下的敵軍以為紅軍有了重砲參戰，遂慌亂地撤走了。原來，這一發砲彈的响聲，在山間來回地迴响，因而引起共鳴。當然，當時還夾有一些點燃火藥的地砲，以及鞭砲。就這樣把敵軍嚇跑了！那座迫擊砲已送去北京，解放軍軍事博物館作展覽品。原地展示出的只是同類型的舊砲而已。

來到山下，那裡便是茨坪，有不少紅軍時期的紀念景物，如毛澤東舊居，紅軍醫院等；亦有朱德挑糧食上山的扁担等。當然更有不少現代化，招待遊客的賓館和不少食肆，以及一些餐廳等設施。

井岡山盛產大大小小的竹子，有各種用竹子製造的竹製品，如竹節杯，曲藝表演的“竹快板”等。亦有不同種類的野生蘑菇，多數是晒乾後的一包包，塑膠袋包裝食物出售，更有不少新鮮水果，供遊客品嚐。

通往井岡山，有高速公路直達贛州和吉安。這可能是國家有名的重點旅遊區的關係，裡頭的設施非常齊全。

當天下午，我們回到贛州住宿，第二天去參觀蔣經國的舊居，還從貢江邊上的城牆，又是作為防護堤上，遊覽貢江的景色。午飯後啓程，經河源、深圳，平安回到香港。

2008年2月25日  
完稿並整理於港島西環